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容齋四筆 第二卷（二十則）

諸家經學興廢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，各名其家，而今或存或不存，請書其本末為《四筆》一則。乃為採摭班史及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並他書，刪取綱要，詳載於此。《周易》傳自商瞿始，至漢初，田何以之顯門。其後為施仇、孟喜、梁丘賀之學，又有京房、費直、高相三家。至後漢，高氏已微，晉永嘉之亂，梁丘之《易》亡。孟、京、費氏人無傳者，唯鄭康成、王弼所注行於世。江左中興，欲置鄭《易》博士，不果立，而弼猶為世所重。韓康伯等十人並注《繫辭》，今唯韓傳。

《尚書》自漢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，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。古文者，武帝時出於孔壁，凡五十九篇，詔孔安國作傳，遭巫蠱事，不獲以聞，遂不列於學官，其本殆絕，是以馬、鄭、杜預之徒皆謂之《逸書》。王肅嘗為注解，至晉元帝時，《孔傳》始出，而亡《舜典》一篇，乃取肅所注《堯典》，分以續之，學徒遂盛。及唐以來，馬、鄭、王注遂廢，今以孔氏為正雲。《詩》自子夏之後，至漢興，分而為四，魯申公曰《魯詩》，齊轅固生曰《齊詩》，燕韓嬰曰《韓詩》，皆列博士。《毛詩》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，為之故訓，以授小毛公，為獻王博士，以不在漢朝，不列於學，鄭眾、賈逵、馬融皆作《詩》注，及鄭康成作箋，三家遂廢。《齊詩》久亡，《魯詩》不過江東，《韓詩》雖在，人無傳者，唯《毛詩》鄭箋獨立國學，今所遵用。漢高堂生傳《士禮》十七篇，即今之《儀禮》也。《古禮經》五十六篇，後蒼傳十七篇，曰《後氏曲台記》，所餘三十九篇名為《逸禮》。戴德刪《古禮》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，謂之《大戴禮》，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，謂之《小戴禮》。馬融、盧植考諸家異同，附戴聖篇章，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，即今之《禮記》也。王莽時，劉歆始建立《周官經》，以為《周禮》，在《三禮》中為最晚出。

左氏為《春秋傳》，又有公羊、穀梁、鄒氏、夾氏。鄒氏無師，夾氏無書。《公羊》興於景帝時，《穀梁》盛於宣帝時，而《左氏》終西漢不顯。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，自是《左氏》大興，二傳漸微矣。

《古文孝經》二十二章，世不復行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。

《論語》三家：《魯論語》者，魯人所傳，即今所行篇次是也；《齊論語》者，齊人所傳，凡二十二篇；《古論語》者，出自孔壁，凡二十一篇。各有章句。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為《集解》，今盛行於世。

漢人姓名西漢名人如公孫弘、董仲舒、朱買臣、丙吉、王褒、貢禹，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。《戰國策》及《呂氏春秋》，齊有公孫弘，與秦王、孟嘗君言者。明帝時，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，交通楚王英，見於《虞延傳》。高祖時，又有謁者貢禹。梁元帝時，有武昌太守朱買臣、尚書左僕射王褒。後漢安帝時，有太子廚監邴吉。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為荊州刺史，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，蠻曰：「殿下癡如雷，敢相隨耶？」子響曰：「君敢出此語，亦復奇癡。」上聞而不悅曰：「人名『蠻』，復何容得醜藉。」乃改為仲舒。謂曰：「今日仲舒，何如昔日仲舒？」答曰：「昔日仲舒，出自私庭，今日仲舒，降自先帝，以此言之，勝昔遠矣。」然此人後不復見。

輕浮稱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，為諸王長史行事，僚佐以下造詣，必起迎之。或曰：「長史貴重，不宜妄自謙屈。」答曰：「我性惡人無禮，不容不以禮處人。」未嘗卿士大夫，或問其故，慧曉曰：「貴人不可卿，而賤者乃可卿，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！」終身常呼人位。今世俗浮薄少年，或身為卑官，而與尊者言話，稱其濟流，必曰「某丈」。談其所事牧伯監司亦然。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，語及其子孫甥婿，亦云「某丈」。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。皆大不識事分者，習慣以然，元非簡傲也。予常以戒兒輩雲。

鬼谷子書鬼谷子與蘇秦、張儀書曰：「二足下功名赫赫，但春華至秋，不得久茂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，忽長久之功；輕喬、鬆之永延，貴一旦之浮爵，夫女愛不極席，男歡不畢輪，痛哉夫君！」《戰國策》楚江乙謂安陵君曰：「以財交者，財盡而交絕；以色交者，華落而愛渝。是以壁女不敵席，寵臣不敵軒。」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，「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愛弛。」《詩·氓》之序曰：「華落色衰，復相棄背。」是諸說大抵意同，皆以色而為喻。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，尚監茲哉！

有美堂詩東坡在杭州作《有美堂會客詩》，頌聯云：「天外黑風吹海立，浙東飛雨過江來。」讀者疑海不能立，黃魯直曰：蓋是為老杜所誤，因舉《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》云「九天之雲下垂，四海之水皆立」以告之。二者皆句語雄峻，前無古人。坡和陶《停雲》詩有「雲屯九河，雪立三江」之句，亦用此也。

張天覺小簡張天覺熙寧中為渝州南川宰。章子厚經制夔夷，狎侮州縣吏，無人敢與共語。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，檄至夔。子厚詢人才，使者以告，即呼人同食，張著道士服，長揖就坐。子厚肆意大言，張隨機折之，落落出其上，子厚大喜，延為上客。歸而薦諸王介甫，遂得召用。政和六年，張在荊南，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：「老夫行年七十有四，日閱佛書四五卷，早晚食米一升、面五兩、肉八兩，魚、酒佐之，以此為常，亦不服暖藥，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度而已。數數夢見先相公，語論如平生，豈其人在天仙間，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？嗟乎，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，一快吾胸中哉！」此帖藏致平家，其曾孫簡刻諸石。予今年亦七十四歲，姪孫憇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，聊記之雲。

城狐社鼠城狐不灌，社鼠不熏。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，此古語也，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。予讀《說苑》所載孟嘗君之客曰：「狐者人之所攻也，鼠者人之所熏也。臣未嘗見稷狐見攻，社鼠見熏，何則？所托者然也。」稷狐之字，甚奇且新。

用兵為臣下利富公奉使契丹，虜主言欲舉兵。公曰：「北朝與中國通好，則人主專其利，而臣下無所獲。若用兵則利歸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禍。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，此皆其自謀，非國計也。勝負未可知，就使其勝，所亡士馬，群臣當之歟？抑人主當之歟？」是時，語錄傳於四方，蘇明允讀至此，曰：「此一段議論，古人有之否？」東坡年未十歲，在旁對曰：「記得嚴安上書云：『今徇南夷，朝夜郎，略州，建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燔其龍城，議者美之，此人臣之利，非天下之長策也。』」正是此意。」明允以為然。予又記魏太武時，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，將入寇，請先其未發逆擊之。魏公卿皆以為當。崔伯深曰：「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，從陛下征伐，西平赫連，北破蠕蠕，多獲美女珍寶。南邊諸將聞而慕之，亦欲南鈔以取資財。皆營私計，為國生事，不可從也。」魏主乃止。其論亦然。

志文不可冗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，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：「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，到此百冗未絕筆，計得十日半月乃成。然書大事略小節，已有六千餘字，若纖悉盡書，萬字不了，古無此例也。知之知之。」蓋當時怨之意但欲務多耳。又一帖云：「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，謹遣持納。衰病眼眩，辭翰皆不佳，不知可用否？」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，銘詩百六十字雲。予鄉土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，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，使讀之者豈不厭倦，作者宜戒之。坡帖藏梁氏竹齋，趙晉臣鑄石於湖南憲司楚觀。

趙殺鳴犢《漢書·劉輔傳》：「谷永等上書曰：『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，孔子臨河而還。』」張晏注曰：「簡子欲分晉國，故先殺鳴犢，又聘孔子。孔子聞其死，至河而還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《戰國策》說二人姓名云：鳴犢、鐸犢。而《史記》及《古今人表》並以為鳴犢、寶犢。蓋『鐸』、『犢』及『寶』，其聲相近，故有不同耳。今永等指鳴犢一人，不論寶犢也。」韓退之《將歸操》亦云：「孔子之趙，聞殺鳴犢作。」予按今本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，乃以為寶犢、舜華。《說苑·權謀篇》云：「晉有澤鳴、犢犢。」其不同如此。

五帝官天下漢蓋寬饒奏封事，引《韓氏易傳》言：「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家以傳子，富以傳賢，若四時之運，成功者去。」坐指意欲求禪而死。故或云自後稱天子為「官家」，蓋出於此。今世無《韓氏易》，諸家注釋《漢書》，皆無一語。惟《說

苑·至公篇》云：「秦始皇帝既吞天下，召群臣議：五帝禪賢，三王世繼，孰是？博士鮑令之對曰：『天下官，則選賢是也；天下家，則世繼是也。故五帝以天下為官，三王以天下為家。』」始皇帝歎曰：『吾德出於五帝，吾將官天下，誰可使代我後者！』」此說可以為證，輒記之以補《漢》注之缺。蔣濟《萬機論》亦有官天下、家天下之語。

黃帝李法《漢書·胡建傳》：「《黃帝李法》。」蘇林曰：「獄官名也。《天文志》：『左角，李；右角，將。』」顏師古曰：「李者，法官之號也，其書曰《李法》。」《唐·世系表》：「李氏自臯陶為堯大理，歷虞、夏、商，世世作此官，以官命族為理氏。至紂之時，逃難於伊侯之墟，食木子得全，遂改『理』為李氏。」予按今本《漢書·天文志》騎官：「左角，理。」乃用「理」字，而《史記·天官書》則為「李」，《說苑》載胡建事亦為「理法」。然則「理」、「李」一也。故《左傳》數云「行李往來」。杜預注曰：「行李，使人也。」至鄭子產與晉盟於平丘，則曰：「行理之命。」注亦云：「行理，使人通聘問者。」其義益明。臯陶作大理，傳子孫不改，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，世官久任，倉氏、庫氏不足道矣。表係疑不可信。

抄傳文書之誤今代所傳文書，筆吏不謹，至於成行脫漏。予在三館假庾自直《類文》，先以正本點檢，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，予令書庫整頓，然後錄之。他多類此。周益公以《蘇魏公集》付太平州鏤板，亦先為勘校。其所作《東山長老語錄序》云：「側定政宗，無用所以為用；因蹄得冤，忘言而後可言。」以上一句不明白，又與下不對，折簡來問。予憶《莊子》曰：「地非不廣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爾。然而廁足而墊之致黃泉，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。」始驗「側定政宗」當是「廁足致泉」，正與下文相應，四字皆誤也。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《讀山海經》詩云：「形天無千歲，猛志固常在。」疑上下文義若不貫，遂取《山海經》參校，則云：「刑天，獸名也，口中好銜干戚而舞。」乃知是「刑天舞干戚」，故與下句相應，五字皆訛。以語友人岑公休、晁之道，皆撫掌驚歎，亟取所藏本是正之。此一節甚類蘇集雲。

二十八宿二十八宿，宿音秀。若考其義，則止當讀如本音。嘗記前人有說如此，《說苑·辯物篇》曰：「天之五星，運氣於五行，所謂宿者，日月五星之所宿也。」其義昭然。

大觀元夕詩大觀初年，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。時再復湟、鄯，徽宗賦詩賜群臣，其韻聯云：「午夜笙歌連海嶠，春風燈火過湟中。」席上和者皆莫及。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，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，得句云：「風生閭闔春來早，月到蓬萊夜未中。」為時輩所稱。子雍，汝陰人，曾受學於陳無已，故有句法。則作文為詩者，可無師承乎？

顏魯公帖顏魯公忠義氣節，史策略盡。偶閱臨汝石刻，見一帖云：「政可守不可不守，吾去歲中言事得罪，又不能逆道苟時，為千古罪人也，雖貶居遠方，終身不恥。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。」此是獨赴謫地，而與其子孫者，無由考其歲月。千載之下，使人讀之，尚可畏而仰也。

文潞公奏除改官制自熙寧以來，士大夫資歷之法，日趨於壞，歲甚一歲，久而不可復清。

近年愈甚，綜核之制，未嘗能守。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，宣仁面諭，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。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，其一云：「吏部選兩任親民，有舉主，升通判。通判兩任滿，有舉主，升知州、軍，謂之常調。知州、軍有績效，或有舉薦，名實相副者，特擢升轉運使、副、判官，或提點刑獄、府推、判官，謂之出常調。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。河北、陝西、河東三路為重路，歲滿多任三司使、副，或發運使。發運任滿，亦充三司副使。成都路次三路，京東西、淮南又其次，江東西、荊湖、兩浙又次之，二廣、福建、梓、利、夔路為遠小。已上三等路分，轉運任滿，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，或歸任省府判官，漸次擢充三路重任。內提點刑獄，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。」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，今一切蕩然矣。京朝官未嘗肯兩任親民。才為通判，便望州郡。至於監司，既無輕重遠近之間，不復以序升擢雲。

待制知制誥慶曆七年，曾魯公公亮，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。時陳恭公獨為相，其弟婦王氏，冀公孫女，曾出也。當月旦出拜，恭公迎語之曰：「六新婦，曾三做從官，想甚喜。」應聲對曰：「三舅荷伯伯提挈極歡喜，只是外婆不樂。」恭公問故，曰：「外婆見三舅來謝，責之曰：汝第五人及第，當過詞掖，想是全廢學，故朝廷如此處汝。」恭公默然自失，後竟改知制誥。蓋恭公不由科第，不諳典故，致受譏於女子。而此女對答之時，元未嘗往外家也，其警慧如此。國家故事，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，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，而欲先遷，司馬公以力辭，三人皆除待制，其雜壓先後可見雲。

裴行儉景陽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，討突厥。大軍次單于北，暮已立營，塹壕既周，更命徙營高岡。吏曰：「土安堵不可擾。」不聽，促徙之。比夜風雨暴至，前占營所，水深丈餘，眾莫不駭歎。問何以知之，行儉曰：「自今第如我節制，毋問我所以知也。」按《戰國策》云：「齊、韓、魏共攻燕，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。暮舍，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，已植表，景陽怒曰：『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，此焉可以舍？』」乃令徙。明日大雨，山水大出，所營者水皆滅表，軍吏乃服。」二事正同，而景陽之事不傳。

北人重甘蔗甘蔗只生於南方，北人嗜之，而不可得。魏太武至彭城，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。郭汾陽在汾上，代宗賜甘蔗二十條。《子虛賦》所云：「諸柘巴且。」諸柘者，甘柘也。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。漢《郊祀歌》「泰尊柘漿」，亦謂取甘蔗汁以為飲。